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七目錄

寺人

雲奇

沐敬

阮安

阮浪

成敬

栢玉

金英

典安

陳準

阿丑

懷恩

覃昌

覃吉

錢能

何鼎

黃賜

張永

崔和

蕭敬

麥福

滕祥

黃錦

張宏

王振

曹吉祥

汪直

梁芳

劉瑾

山陰張汝霖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榘

刊行

目錄畢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七

寺人

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碑銘 何孟春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我太祖
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奇墓地也按
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
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冀因隙以發未幾彼
逆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上往幸鑿與當西出公
慮必與禍會走衝蹕道勒馬銜言狀氣方勃辟舌駭
不能達意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植亂下公垂斃右

臂將折猶奮指賊臣第弗爲痛縮 上迺悟登城頽
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衷甲伏屏帷間數匝亟返樓殿
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絕矣 上追悼公死非罪忠
弗白宜申卹典遂贈某監左少監賜葬茲地命有司
春秋致祭仍給六人備歲時灑掃役於戲此我 高
皇帝所以爲天下臣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
累朝祠祀若干年正德庚辰守備南京司禮太監黃
公偉高公隆芮公景賢嘗一新其亭臺兵部尚書喬
公宇寔記堂壁嘉靖乙酉王公堂守備之明年偕高
公巡視 孝陵垣牆道經公墓感厥忠義咨諸同守

備秦公文復請于朝加今贈致祭公獲報身後久而
蓋彰如是哉祠堂視制頗闕深前有門廊後有池有
橋百餘年來中官之沒而考榘者成緝墮護庇南京
內官監太監楊君順寔募厥役高王二公既爲公獲
茲新命欲樹碑坐域秉委君而問銘于春春惟雲公
忠義皎然冬霜秋日 高皇帝泊 今上顯敷之以
感厲天下後世臣子于是乎在諸公秉彜好德爲之
興感于是乎在銘曷敢辭公所遭謀逆者舊狀以爲
胡藍二黨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
二十六年胡被誅後 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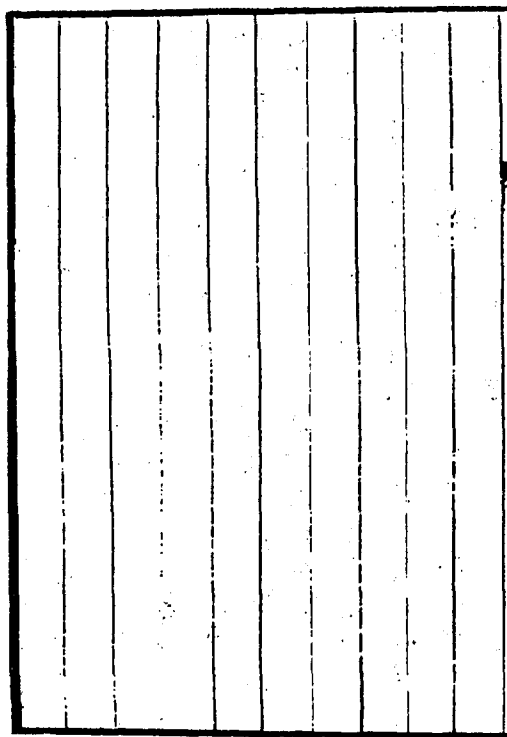
春敢定以胡爲是以補舊碑之缺備他日史官之攷
證於戲公之靈弗泯其將大慰矣夫

沐敬傳

太監沐敬建文時入禁中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永樂中從征漠北行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被譴敬諫至再四上晉之曰反蠻敬曰固不知孰爲反蠻也上怒命曳出斬之敬辭色不爲動上徐曰我家養人若皆得此人豈不誠有益邪釋之尋亦旋蹕人稱其忠

阮安傳

阮安交趾人清介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治張秋河道卒平生賜予悉上之



御用監左少監贈御用監太監阮公浪墓表

李賢

公姓阮諱浪世家交趾永樂中太宗皇帝因安南
作亂遣將征之衆悉歸附時公甫十餘歲特俊爽被
選入掖庭太宗見而奇之冀成其才命讀書於內
館公穎敏好學孜孜不倦遂博通小學讀頌備者然
德性惇篤能以禮自持與物無競輩行莫不折已加
敬焉用是太宗命理尚木監事公益敬謹小心克
勤所事洎侍仁宗尤愛其才將有寵任之漸宣
宗初遂擢奉御伴掌寶鈔司時官軍直禁衛者宜置

金牌特委公督治事不日而完宣德二年西洋諸國
進御船抵廣南有司馳報 宣宗以爲封禪寶物必
得其人命公馳往處置周密而還所歷秋毫無犯

宣宗甚喜賞賚殊厚五年 宣宗念醜虜弗率親帥

六師出塞以振威武公扈征有功陞御用監右監丞
正統改元之初 今上以公爲先朝舊臣多效勞勤
特陞左少監侍 上十有五年恭慎不懈如一日及

上居南宮公復以老成端謹入侍左右事無大小
悉恣委之時景泰已易太子奸臣覲圖爵賞構辭加
害言公欲糾衆復立正統又欲公旁引內外劾舊穢

成罪狀百端拷掠極其慘毒未肯承服遂忍恨而死
終不累人聞者莫不酸辛嗚呼公能之死不變以息
內外勛舊之禍視古之剖心明誣者亦何讓哉公生
於洪武某年九月九日卒於景泰三年七月十二日
春秋若干今上復位改元天順首誅奸惡深悼公
之誣枉特贈公御用監太監賜以秘器如禮飲之復
令所司擇地爲營塚壙遣官諭祭以妥其靈公雖弗
克享高爵於生前而所以表公之節白公之心傷公
之亡寵眷已極則公之死不爲徒歎所謂有重於奉
山者也司設監丞賈公安猶慮公之行實未盡繫於

世屬予爲表刻石墓道以示不朽云

內官監太監成公敬傳

喬世寧

成敬字思恭永樂甲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晉
府奉祠宣德時以首府事盡繫王府官悉論死以敬
不與事議永遠軍敬自以遺累子孫不如死乃自乞
就死 宣廟矜憐者久之下府刑覲天幸不死後果
不死始 景皇在邸邸時敬以典寶侍講讀既即位
陞內官監太監甚親信任事敬避不招權寵又不
乞恩澤 上嘗欲官其親屬收問親屬在京者幾人
敬對曰親屬俱在籍里且俱田夫不可以官未幾
上又問敬又對如初 上益多其讓乃命卽其籍與

吏目一人是時吏目越者于敬爲從孫人號爲土吏
目云景泰四年敬乞省墓 上賜勅及墓祭費更賜
詩寵行越二年卒 上悲悼甚遣官護喪修墳給墓
祭 恩典殊優一時以爲奇遇云敬有子曰凱字舜
卿景泰辛未進士始第後卽病病無何死 上以敬
故知凱聞其病且死諭敬曰凱平時志欲何官敬泣
謝對曰凱願出入禁闈以大馬自効願福薄奈何
上歎曰信薄福薄福遂授吏科都給事中凱聞 命
卒時年未三十也凱俊才善詩賦亦時作金元人詞
曲人多傳之諸詩文能立就已卽焚毀不留藁涇陽

人御史李錦與凱善每見凱作輒收其藁藏之積成
集余後問其孫舉人瑗瑗欲檢故藏書報余會瑗以
事繫獄余從其家求之無有矣

栢玉傳

中貴栢玉在宣府嘗有所干於劉侍郎璉璉一切執法不從人謂玉必銜之其後劉公卒玉乃悼惜不已每對人言輒追念劉公以爲好人難得詢其故曰玉每有事干之無一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其不從我者我非是也及卒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我國家後門我乃死矣夫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可謂能以義自斷而乃心國事云

金英傳

金英不知何所人官內侍當薛瑄爲王振所陷既放免復起爲南京大理寺卿時英奉使至南京及還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還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耳尋被召命景帝旣嗣位意欲易儲一日語英曰七月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乃十一月二日帝默然蓋帝所言謂懷敏英所對謂憲廟也實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其當己巳之變人心洶洶徐元玉最有時名英趨往問計元玉以南遷對又往問成山侯王通通以挑策京

城外壕對二人大爲英所鄙乃慨然宣言於衆曰此
時當竭力固守召勤王之師於四方足以捍虜有以
遷都爲言者上必誅之無赦衆心乃定卒以選將
練兵嬰城固守悉付於于肅愍公竟能以亡爲存傳
業無窮者英之決策豈可少也哉

興安傳

景泰七年春尚書于謙以病在告 帝遣太監興安
舒良日往視之謙持身嚴甚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
先世室廬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時
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
朝房留一養子以侍食無重味非公燕不置酒當在
告時安與良更番來視見謙自奉過於簡朴嘆息而
去因以聞特爲計所資用一切上方製之至輟尚膳
醢醬蔬菜之屬爲賜藥需竹器駕幸萬歲山親伐竹
爲漚以和藥丸言官有言柄用太重者興安言只說

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者更有何人朝廷正要用人似此等尋一箇來換却于公可也衆爲默然

陳準傳

陳準不知何許人爲人清儉平恕先是東廠大閹尚銘怙寵弄權縱官校騷擾無辜縉紳大爲所羅織一事輒連引數十人黜貨無厭一日事覺奪職因以準代之準下令曰凡事係大逆不道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我無與焉京師始得安枕而臥矣

阿丑傳

阿丑事 憲廟爲侍中善詆諧每于 上前打院本
頗有方朔風時汪直專恣勢傾中外人屏息不敢語
丑思有以折之一日於 上前作醉人罵酒者一人
曰某官來罵如故復曰駕來又罵如故復曰汪太監
來矣罵者驚怖帖帖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
汪太監何耶對曰今但知有汪太監不知天子也自
是直寵少衰時兩都御史王鉞陳鉞者交媚直結爲
死黨丑於 上前作直狀貌持雙斧趨踰而行旁一
人問故直荅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

王鉞陳鉞也。上頷而笑。時有勳戚掌團營私役兵二千營造居室丑爲垓下之戲。口稱六千兵散楚歌。聲或人爭曰當爲八千丑曰爾不知耶。此二千人爲某侯家造房未回也。憲廟嘗遣尚銘偵之。侯家卽徹工矣。一日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擇其人。旣得其人問姓名曰姓公名論。主者曰公論如今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姓公名道。主者曰公道如今難行。最後一人問其姓名曰姓胡名塗。主者忻然曰胡塗如今儘去得。上微哂而已。梁方賣官鬻爵動以傳奉爲名。一日設宴丑設主客二人相見狀。主曰

客從何來曰從船上來曰船行安穩否曰止苦木虱
板八不得安眠耳曰何不將彼際日中曝晒之可除
也曰不然都鑽入船縫中去矣其人沉吟曰除是所
却梁方自無船縫矣聞者愕然又設爲病者問醫曰
我胸前腫起無頭無腦痛不可言何以療之醫曰我
有方不費一錢病者問何藥曰此爲無名腫毒但得
五更不語唾塗其上則自消矣病者曰此甚難得醫
曰汝弗知邪今五府六部黃門烏臺職常言路者都
是不語之人何謂難得哉嗟乎今之仕者有愧此寺
人之言多矣

太監懷恩傳

弘治元年閏正月賜故司禮監太監懷恩祭墓祠額
曰顯忠思直隸蘇州府人，姓馬宣德間入禁中賜
姓懷累陞至太監掌司禮監事其爲人公廉直諒識
義理通典故在 憲宗朝左右承弼動必以 祖宗
爲準直言正色無所避忌一聞萬安劉吉彭華尹直
入閣辦事歎曰內閣用此四人可謂無人矣 憲宗
雅重思至于謀斷大事扶植國本不惑羣議人不敢
干以私晚罹讒譖司香 祖陵天下以爲詘 上在
東宮時已悉知之及 卽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其

於新政多所裨益未久而卒 上震悼不置特隆賻
卹內臣建祠賜額者自王振劉永誠之後恩賞與焉
蓋朝廷希闊殊特之典此外如覃士覃昌韋泰輩皆
有之越是以來祠額寢廣祭葬尤衆不能悉記矣

太監懷恩事蹟

林俊之劾繼曉也下之詔獄事且不測懷恩叩首諍
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太宗之時
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柰何
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誅我不然彼
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硯不中復怒

仆其卓恩脫綈解帶于御前號哭不起曰不能復事
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使謂鎮撫司
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疾若等不得獨生乃還
歸臥於家曰中風矣不復起視事 上無可柰何命
醫調治使者旁午於道俊獄得解時星變黜傳奉官
御馬太監張敏請於 上凡馬坊傳奉不復動敏袖
疏來謁跪於庭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來何
爲曰已得旨馬坊傳奉不復動恩大言曰星之示變
專爲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也外官何能爲今甫欲
正法汝又來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指其坐曰

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
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也聞其言不敢吐氣歸
家中氣而歎章瑾以貢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
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極武臣之美選也柰何以貨
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吾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
違法也不得已乃命單昌傳之恩曰倘外廷有諫吾
言尚可行也時俞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之曰第執
奏吾爲汝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
之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力扶之卒
免於禍每忘疏至恩歎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及弘

治初言路大開進言者過爲激切或指內臣爲刀鋸之餘單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初內藏積金凡十害害凡若干萬蓋累朝儲之以備邊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侈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卽往視之則金皆在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用事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害俱罄懸久之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爲之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謂虛費因數三官廟顯靈官之類曰

此皆 陛下後世齊天之福也 上不懌起曰吾不
與汝計後之人必有與汝計者蓋指 東宮也芳等
退而俱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計曰不
如謀于昭德勸 上易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
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此可保富貴於無窮豈直免
禍哉芳大以爲然言於昭德勸 上易儲時懷恩在
司禮監曰此事只在懷恩 上間召懷恩微露其意
恩免冠叩頭曰奴死不敢從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
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閉
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既去次及單昌昌曰以懷

太監之力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
之謀曰不如謀之閉下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各
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默然不對次劉吉亦
默然 上又質責昌昌無以容屢欲自經次會泰山
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岱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
彼亦應天象乎曰 陛下卽上帝 東朝卽上帝之
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詔爲東駕選妃不易太
子矣

司禮監太監蔡菴覃公昌墓誌 徐溥

高皇帝當平定天下之後建官分職以理庶務又倣周禮卽御府設監局庫以內臣分理之若司禮監其一也自宣德正統以來司禮之選益重蓋其職專掌禮儀參預機務非積學制行通達政事鮮克當之若太監覃公其可謂稱其職矣公諱昌字景隆別號葵菴世家慶遠府宜山縣爲廣右著姓父諱敬才娶韋氏生公兄弟姊妹八人正統丁卯嶺表兵擾公避亂山谷間及事平兄弟輩俱先亡獨遺公與弟旺及季妹蓮而已時悉送詣京師公時年幼而姿甚美乃選

入內庭被旨與旺同學書館而受業於故尚書文安
劉公學士恒簡林公已而公復被拔進學於文華殿
之東廡特命故學士文懿呂公少保文僖倪公教之
天順丁丑 英宗復位 憲宗時在東宮講學命公
伴讀甲申 憲宗嗣位擢奉御再擢針工局右副使
督局事成化乙酉始進司禮監右少監乙巳命掌本
監印丁未 今上嗣位乞侍山陵不允弘治戊申求
還愈切 上重其老成數勉留之癸丑十月公疾作
遣醫視且使人存問不絕及疾篤門下尚衣監太監
竊公誠具奏始命歸私第是夜竟卒寔乙卯正月九

日距生宣德癸丑九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沒之
日上聞悼惜不已特命本監太監李公華率甯公等
經紀喪事所賻甚厚三遣禮部諭祭工部給棺營墳
墳有祠賜額曰褒德恩數稠疊皆出常等 聖慈仁
壽太皇太后 皇太后 中宮亦皆致賻內外之人
相率吊祭有善人已矣之嘆可謂難得也公爲人孝
行追其先恩義周於族弟旺官承運庫奉御以卒言
及必流涕季妹爲擇壻歸於騰驤右衛指揮使陳寬
封淑人篤于故舊久而不忘及與人交重信義持已
謙恭惟以盈滿爲戒不自驕侈事上忠誠而不欺待

下慈厚而不刻至於御前議處大事默贊聖政慎審
周詳而人不知者蓋多矣惟朝廷大禮多公掌行其
次第可紀者選吉王妃一封宸妃捧冊二尊上一聖
慈仁壽皇太后徽號充內副使捧冊三皇子五位冠
和禮四封興王等五王充內副使五封貴妃等十妃
宣冊六尊加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徽號捧冊七附
憲宗神主於太廟捧主八選興王妃九封壽王等
五王充內副使十立 皇太子充內副使捧冊節十
一新建太廟夾室成奉安 懿祖皇帝皇后神主十
二此其大者也平生蒙 列聖恩寵有御食廐馬之

命蟒衣玉帶之頒莊田秣米之給至於金帛奇物時
有賞賚不可勝計又嘗賜象牙圖書二其文曰忠誠
不怠謙亨忠敬金石圖書各一其文曰才華明敏補
袞宣化皆所以表著公之才德云

覃吉傳

覃吉不詳其出成化間爲東宮典璽局郎溫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執方輔道東宮動作舉止悉規以正學庸論語皆其口授暇則開說諸司要務及民情土俗農桑軍旅以至宦陞專權蠹政之由盡悉其態曰吾老矣何心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每東宮出講必使左右往迎講官講畢卽語講官曰先生喫茶局丞張端以爲過禮吉曰尊師重傳當如此也上賜東宮皇莊吉脫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

竟辭之一日 東宮嘗隨他宦念事上經吉適至
東宮駭曰老伴至矣卽取孝經自攜吉跪曰主得無
念經乎曰吾讀孝經耳其見畏如此

錢能傳

三原王公既回錢塘吳公誠代之太監錢能遣指揮
胡亮迎宴于平夷回問亮曰比王某何如亮曰甚好
知敬重公公與王某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與
我作對不然這樣巡撫只好與他提草鞋耳夫以能
之怨王公而本心不泯如此爲士大夫者可勝慨乎

何鼎傳

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冬夏衣服止是數
襲弘治間目見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爲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飲偶起
如廁除御冠於執事者張戕之又帶酒污宮人鼎遂
持瓜候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明日
上疏言之隨被張后杖歿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
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
心於巷伯却同符一時傳之

黃賜傳

朝廷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
正統以後之因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
瑜爲司寇王恭毅公榮爲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
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陵其人
致歿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
大言曰同室之人有鬪者尚披髮覆冠而往救之况
其兄乎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歿戊邊乃
知宦官攬權必其才術有足動人者非持左右承順
而已

司禮監太監張公永墓誌銘 楊一清

嘉靖五年夏 上采公誠召前御用監太監張公永
還京師復其舊職養病私第六年冬 上念團營戎
務督理非人又納廷臣奏召公見仍命掌御用監印
提督神機營并十二團營兵馬供事乾清宮歲增祿
米三十六石公感恩遇夙夜在官經理庶務出而閱
武訓戎剗奸革弊不遺餘力積勞既久而疾乘之方
在內直疾作急歸官寓而卒七年冬十二月三十日
也得年六十有四 上聞之悼惜諭祭三壇于棺柳
命有司營塋事又追保道功陞其弟錦衣千戶容爲

指揮僉事本衛堂上管事官其兄副爲錦衣副千戶
皆特恩也公生成化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十一年選
入內庭 憲廟簡侍乾清宮歷陞內官監右監丞二
十三年龍馭上賓 孝廟命茂陵司香弘治九年簡
侍 武廟於春宮十八年以登極恩改授御馬監左
監丞進御用監太監賜蟒衣玉帶許乘馬及肩輿禁
中歲給祿米十二石尋命提督三千神機二營兼十
二團營掌乾清宮及本監事兼提督尚膳尚衣司設
內官諸監整容禮儀甜食諸房并豹房浣衣局混堂
司南海子事政務填委悉心綜理供應充牣而不私

毫末 武廟日見親信眾亦傾心依德無間言正德

五年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等挾宗室寘鐸反賊殺
鎮巡眾臣傳檄調各路兵馬偽鈔印章封拜其黨潛
稱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將渡河窺竊神器守臣以
聞 武廟下詔征討命公總督軍務統京營兵三萬
暨諸鎮軍馬往正其罪賜金關防金瓜剛劔許便宜
行事 駕親出東安門送之于時致仕居江南召起
總制陝西各路軍務兼提督西征師旅與公偕往會
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公卽遣京兵歸朝帥兵諸部
曲往撫其地險不乘輿暑不張蓋與士卒同甘苦而

申嚴紀律所過秋毫無犯凡有賞犒或出家貲佐之
夏人始爲亂者逸去未就法心懷懼疑構危言相恐
喝衆兀兀不自保聚糧出悉官司莫能制公道聞之
出榜數百言宣布德意諭官兵農賈各安職業六月
至靈州會予鞠諸逆犯釋其脅從第列情罪傳之監
車比入夏城耕鋤不廢市肆如故公又謂手刃鎮巡
重臣者造僞命僞符者破人廬室汚人子女者曰是
不可赦悉遣人掩捕之其受賂賞賚聽指使者悉置
不問自是帖帖莫敢復有言者而藩鎮威令漸復其
舊矣公又借子奏言慶王當變故時給賊羸伏雖出

迫脇願嘗率宗室行朝謁禮事關名節恐不可但已
朝廷乃革其護衛削歲祿三之一公又請改其侍衛
百戶所備興武營要害禁諸王府交通賓客其招誘
邪術左道之人並見采納獻俘之日 武廟親慰勞
之是夜獨見乃出一疏稱劉瑾負恩怙勢竊弄威權
積釁醜患以致大變幸賴天地宗廟之靈悉底平定
而瑾包藏禍心不亟誅戮無以謝天下因條列其十
有七罪又言竄鑄以討瑾爲名偽出榜示爲邊臣所
繳奏者瑾匿不以聞 武廟震怒下瑾詔獄命廷臣
鞠之具得其交結內外官符回奏啓矯託詔令紊亂

祖宗成法私制兵甲偽造寶印刻期爲變諸不法狀
置諸極典并誅其黨數人竄黜者數十人凡諸司修
令爲所紛更者悉加釐正再赦天下廷臣皆上表稱
賀詔錄公功賜金牌銀幣累歲祿至三百石賜敕褒
諭至再至三復以樞機事重特命改司禮太監掌監
事諸所領監局兼督如故公知無不言讐怨有所不
避門無私謁一切利弊以次奏請罷行會山東河南
北直隸寇盜充斥公以爲安內贊帷幄遣將出師協
謀勦補悉出指畫他如錄遺才省浮稅謹出納諸奏
皆關大政又奉勅會三法司慮囚原情議法所活若

千人節被寶纒羊酒之賜時近幸多怙寵于紀公多
所匡陳不復顧忌羣小共媒孽之幾中奇禍壬申力
辭解任越二年乾清宮災仍其官掌御用監印內董
大工外督管務宣大邊報急命公與都御史叢公蘭
總制諸路兵馬提督戰守兵勢旣揚虜賊遠遁具奏
班師雙侍錢寧江彬輩招竊威權誘乘輿親督王
師遠涉沙漠公曰切憂懼寢食不安十四年宸濠反
詔督師親征公隨行命先往江西勘友叛始未至則
開釋脇從若干人駕駐南都留幾一年梟雄在內
逆犯泊江濱眾慮不測公獨任防衛之責還至通州

逆彬握邊鎮重兵留駐四十餘日召文武百官胥來
會集賊濠尚在人心理惑莫知所爲彬卒有所遮而
不敢萌一念者公之力也次年春官車晏駕公以討
擒彬督視京城九門防奸制變中外倚之而安 今
上嗣位衆方議其宜有褒賞而權臣有忌嫉之者嗾
言官一二人劾之南去留滯五年始蒙召還 上旣
諒其忠蓋眷注方隆而造物者遽奪其年以沒惜哉
公平生勲績可述者固多而奏誅逆瑾之功爲大瑾
之竊柄四五年間中外士夫側目重足噤不敢出一
語貨賄公行剝民膏肱殆盡至其潛謀肘腋禍且不

測公不動聲色一言悟主消大變於呼吸間復祖
宗之舊章脫斯民於水火此豈尋常建一事功平一
寇賊者之可比哉公之性行歷履多有紀述予獨識
其大且重者云公名永姓張氏字德延別號守菴保
定新城人

楊文襄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謂永曰藩室亂
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也文襄曰公
豈一日忘情願無能爲公肅策者耳遂促席手畫瑾
宇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
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文襄曰公亦天子信

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 上意可知也公班
師入京當詭言請問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公於
此時上真錯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海內愁
怨大亂將起狀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誅瑾瑾誅柄
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永
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公出
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萬一不信公
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卽退瑾殺奴餽狗又涕泣頓
首得請卽行事無緩頃刻機事一泄禍不旋踵矣永
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

如公策竟誅瑾 正德庚午逆瑾既縛治其黨與長
沙欲逮內閣曹元張公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爲
日後計元得削籍去科道多劾文武大臣附瑾者永
曰瑾用事時我輩不敢言况兩班官乎今罪止瑾一
人可易疏急進勿搖動人心 正德辛巳新都因言
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之司禮曰 萬歲今
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日至此恐日後事不
可料也亦得止大禮既定議時永嘉欲逮新都司禮
亦不肯

言

張永 武宗青宮時與劉瑾等並在八當中其後漸

自振拔遂爲善亦愛惜善類忠於國家發瑾姦功最
大以此永進秩其弟侄皆封侯伯永固辭還其後寧
王反江西都御史王守仁舉義師生得之已獻捷矣
江彬張忠許泰勸 上以六師親征寧王彬遣忠泰
等自南京遡大江入江西分命永自浙江入欲以邀
守仁獻俘令守仁復縱寧王於江西彬等得更親搏
戰而俘之以爲功且百計毀守仁於 上前謂守仁
鎮江西與王有私 上疑之守仁俘至浙省會永遮
嬰之不得前且謂已禁使御仗鉞撫臣不得與抗禮
閩中扉者數日守仁一旦詣永館直坐其臥榻永爲

奪氣已而聆守仁言議忠慨且稍持其陰事永益靡
然尚持氣岸曰公何爲國苦辛如是盍早投向我懷
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與
共成國事耳永因言已非負國者且公不見安化王
事耶守仁曰公非負因何爲令 主上南征永曰南
征亦何害守仁曰自寧藩圖粵江右爲墟頃又繼以
軍興郊郭數千里間無不析骸而炊易子而食者而
餘孽竄伏江湖尚觀時候設王師果南非此輩得
以乘間卽百姓不支必揭竿而起矣永大悟始許以
調劑則指江上公所楫與俱來者不可不歸我守仁

曰我安用此於是以俘歸永而身自還江西以支忠
等永至南京見上具言守仁忠且有大功勞不可
掩時彬等方日夜短守仁於上前會與上奕戲
永曰是賴守仁不然江西變不可支主人安得樂此
又見遣校之江西永曰校何往上曰逮守仁耳永
曰何故逮之上曰聞守仁嘗與寧王有私故逮之
耳永曰甚善上曰何謂也永曰逮謀反者豈不甚
善第恐不真耳守仁嘗以論瑾遭酷訊而無改辭者
試問侍上左右有能與之質對者耶於是遍訊侍
者皆謝不敢避去彬等計不行則復詭上曰今卽

不逮守仁試使召守仁守仁不卽來則反真矣上
然之永乃賞徙走者百金告守仁以故使至召守仁
守仁不退食而與使俱行至南京上欲見守仁彬
等復爲他辭沮不使見然上疑則釋已上復遣永
往江西勘事檢飭寧王旨財永至江西禁緝頭目從
人不得登岸略與照刷不俟窮追卽返命其後守仁
得免於危卒使心事得白成封爵之賞大抵皆永之
力也

崔和傳

鎮守金騰太監崔和，衡水人也。當正德時，內臣勢殊盛，金騰鎮守無及。二年，輒易崔以癸酉年。至踰三年，辭而去。歷前後若吉慶、張成、朱奉、王陽、孫緒、劉玉，皆無辭去者。如張成之貪酷，王陽之愚冥，劉玉之昏虐，又特甚。必致地方大變，乃歸於此。見其獨出夷等矣。一日過潞江安撫司，送過江銀三百。景東蒙化各獻年例軍伴紙劄銀若干，欲不受。曰：是首我內臣素低也。因悉言平生與何文鼎輩為友，蒙孝廟見知，因遂以潞江之賄復起。衆安橋以景東蒙化之銀修各

寺且曰爲人在世也須幹些好勾當若只要錢也沒
來由

司禮監太監梅東蕭敬墓表

楊一清

司禮監太監蕭公以疾卒于外第訃聞上悼惜之命司禮監太監賴義督埋喪儀御馬監太監韓錫等祔治塋事諭祭三壇賜新鈔三萬緡棺木造墳安塋建享堂皆如故事皇太后推先朝舊恩賜白金百兩又綺四表裏蓋異數也其侄孫錦衣衛指揮使諶既請大學士石門翟先生撰墓誌銘又以墓上之石不可無書謁予請爲之表按狀公諱敬字克恭別號梅東其先福建延平府南平縣人公自髫年給侍內庭選入司禮監書館肄業業日以進天順初元授長隨

英宗御便殿勞賚近臣金繼填集公執簿算無差
英宗察其有心計潛倚任之戊寅進奉御再進御
用監左監丞辛巳遷右少監賜蟒衣玉帶諸珍物有
差端陽上視閱射指謂公曰知爾能文復能射否
公頓首據鞍發三矢俱中的自是益承眷注陞太監
僉書監事歲給祿米若干石奉使荆襄所過以清約
聞甲申龍馭上賓改神宮監司香成化丁亥改內官
監督倉儲餉會計明允宿憲投別殆盡未幾進司禮
監僉書往勘武岡新州諸藩大獄獄用不寃歸奏稱
旨丁未 憲廟升殿仍乞裕陵司香弘治庚戌司禮

缺員僉謂老成練事無如公者復起視事與

惟公惟慎未嘗涉私熟於典故燕間賜問應對歷歷如指諸掌時有規諫語 聖心益重之屢奉勅督理

冠婚喪祭諸大禮閱視園營人馬審錄三法司重獄

皆詳審精當人無異議乙丑承顧命以東宮爲託公

泣對曰臣敢不極力正德初告歸私第壬申復起命

掌本監事賜坐蟒許乘肩輿禁中丁丑至己卯大駕

連歲巡狩公與同官叩諫不止奉勅留守京師中外

倚重茲復罷政辛巳恭遇 今上嗣位特詔入管機

務侍從郊祀時享幸學耕籍時年八十有五聰明強

固進止周旋不差尺寸嘉靖壬午始遂請老 上念

其舊勞歲祿外月益米十石歲撥人夫十名共役歲
時賜時鮮如故蓋前此所無云公性穎敏少讀書能
知大義後遍觀典籍學益富作詩清逸無纖麗語字
初臨歐帖晚變入沈體尤好草書歷事六朝忠勤一
節雖時有用舍勢有顯晦而謙勤儉約之風未之有
改也比投老深居杜門絕口不談時事惟知與者相
過輒賦詩鼓琴圍棋以爲樂蕭然林下之趣焉比疾
草囊無厚蓄將屬纊戒其侄若孫曰爲臣子當以無
欺爲主餘無所言其生正統戊午三月十九日卒于

嘉靖戊子八月初十日年九十一歲予因記成化初
年兩詣山陵行禮皆與公相見傾倒如故比公召用
入朝先後三十年不復與通晚登軀屢以政事接
公朝堂嘗以武廟命至閣中事有未安予每抗言
託公附奏語侵公公不爲動及茲再入而公老又亡
矣名壽如公宜無憾而老成凋謝寧不爲之一慨哉
公正德間見近侍田園第宅半京師嘆曰是豈吾輩
福哉故歷官禁近永寵眷他莫與班第宅如常田園
無所滋殖回視向之聲勢烜赫者泯不可見而公處
然獨存終始哀榮若此將不得爲公平

獻徵錄

卷之二十七

七

吳山陰

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督東廠麥公福墓志

徐階

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九日司禮監太監掌監事總督東廠升庵麥公卒 上聞賜鈔三萬貫祭三壇命有司給葬具建享堂碑亭所以卹之甚厚蓋公事

上久敬慎之節終始一致故其卒也 上特悼之云

公諱福字天錫升庵其號廣之三水人曾祖諱保旺祖諱寧父諱常祿俱以公弟祥貴贈特進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妣皆夫人公幼入內庭正德丁丑以選供事清寧宮戊寅改乾清宮近侍嘉靖壬午

遷御馬監左監丞改御用監僉押管事尋陞左少監
甲申陞太監賜乘馬禁中改御馬監監督勇士四衛
營務丙戌奉命提督上林苑海子丁亥奉命隨朝請
晉乾清宮牌子戊子掌御馬監印提督勇士四衛營
禁兵己丑提督十二團營兵馬掌乾清宮事庚寅掌
上林苑海子關防壬辰提督禮儀房并浣衣局提督
尚衣監西直房甲午總提督內西教場操練并都知
監帶刀丁酉總督東廠戊戌兼管尚衣監印己亥
上南巡奉命留守京師賜符驗關防乙巳遷司禮
監丙午提督先嚴壇掌理祭禮及諸禮儀戊申復總

督東廠鎮靜不擾精神謂賢已酉掌司禮監印國制
凡旨下諸司司禮名爲承印而掌印者尤重諸監局
莫敢望焉然每遇東廠奏事則皆趨避故東廠尤名
有事權累朝以來未有兼其任者兼之自公始自受
命至於卒凡四閱歲嗚呼其可謂貴且久矣公前後
賜飛魚斗牛蟒衣大紅坐龍衣者各三賜玉帶闊鞋
帶者各一賜祿米自十二石至三十六石合之以石
計者三百七十三又嘗特賜銀記其文曰公勤端慎
賜御書曰克盡忠謹小心區懈恭州如一蓋見與美
於上者如此又累朝諸中貴所未有也公之任東廠

茂著勞績詔廢弟祥爲後軍都督府右都督侄忠等
爲錦衣衛指揮千百戶者若干人厥內有隙地公建
堂祀先師孔子及四配十哲七十二賢於其中太監
徐公秀故於公有恩及卒公爲營建建玄覺寺祀之
又建樓堦橋開唐石口等處山路行者稱便是可以
識公心之所存矣

司禮監掌監事太監滕公祥墓志銘

陳以勤

今上御極之初志份內政諸中貴人多所汰易而獨
滕公領秩如舊已首掌司禮監事先是掌司禮監事
率起自本監曉習故實者而公素長者惟少文迺從
他監彼前任可謂殊遇矣公諱祥字惟苦別號兩山
保定雄縣人也曾祖剛祖旺父吉母江氏公以正德
己巳選入內得給中禁密者十年迺振奉御命書惜
薪司事稍遷乾清宮近侍武皇帝上賓遊故事遷
司繼事先皇帝以篤慎沒見信用遂由兵仗局副

使累遷御馬監右少監晉御用監太監掌監事賜蟒
玉許內苑乘馬居久之 命管三千營并三千哨營
駕幸承天公當先驅是時兩河及楚歲方侵而 御
蹕所經供德浩穰道路困憊狀至不忍舉目公憐之
痛自省裁諸饋遺悉謝不受其掌宮中事也嚴重而
有禮無不畏憚者 三殿工興公時提督上林苑海
子奏伐苑中槁木助燒殿瓦所省費以數萬計既又
掌司設監事會西內火詔公檢校乘輿服御物公率
屬事事不旬日悉報命人以爲能頃之提督西直房
眷注日隆而 先帝素羣臣矣丙寅冬 今上卽大

位以公典事久可任且憫其老賜內府坐凳仍掌宮
中事隆慶改元之三月調司禮監太監掌監事兼掌
御用司設二監公感奮圖報不欲藉資地他有覬幸
乾清宮工成以勞得錄廕一人公辭固不敢當乃免
更賜金幣祿米以獎之今年四月 上念府藏匱乏
內監局執藝人多冗食可裁者因屬公公悉心審覈
所汰去數千人遂以勞瘁病 上遣中使慰問及醫
診視賜予加等竟不起計聞 上深悼賜諭祭命所
司治喪營塋碑亭祠額咸備益 特恩也公爲人樸
愿言若不能出口及當事迺更剛決咄嗟立辦處肘

腋間六十年未嘗有過味其在可禮以刻廉聞御下
嚴不可干以私時干上左右有所規切匡正每改
容納焉至始終守法度不一闕說外庭事士大夫尤
多之嗚呼自古巧慧習事者往往能瞽視聽蒙愛幸
而上獨以公質直無他親信公且令筦內樞寵遇
無兩豈不淵然有深識哉乃公卒以小心慎密善其
職斯可垂於庭用人之法而公之賢亦得流聞無已
也

司禮監太監兼督東廠黃公錦神道碑

徐階

公諱錦字尚綱姓黃氏別號龍山河南洛陽人也曾祖信祖玘父政公既貴賡其弟銑爲錦衣衛正千戶歷陞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加特進故自信而下三世贈皆如其官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少敏慧謹慈無躁動無疾言見者知爲大器正德初選入禁庭又選讀書于內館繼又選授典府伴讀先皇帝在潛邸公有保翊功及入嗣大統保公舊勞累陞御用監太監再改尚膳司設內官諸監嘉靖乙巳轉司禮監僉

書癸丑進掌監事兼總督東廠密務公感 先皇帝
眷遇之厚益矢心圖報凡事持大體而綜理莫不周
悉綱紀條目小大燦然 先皇帝御下嚴明中貴人
鮮克當意獨於公信任不衰至呼爲黃伴爾不名嘗
命公脩 顯陵稜恩殿及舊邸之龍飛殿省公私錢
百餘萬計 奉天殿災衆議掘遺址更築之公曰是
勞費亡極也卽疏請仍其舊三奉命閱營兵諸所賞
罰事求其實論求其平成大服兩奉 命偕諸法官
獄所繫囚必訊諸法官口當宥乃始疏以請楚世子
犯大逆公會勳臣及法司往訊盡收其黨與付諸法

獄正而楚之恣睢病民者亦遂無敢肆妖術馮瑒者
謀亂公先其未發捕治之其他若越禁城造偽寶倭
虜之奸網緝獲甚多然公教戒其下毋投故自公在
東廠士大夫及京師之民晏如也公事 先皇帝久
其受賜斗牛坐籠飛魚蟒玉文綺珍饌諸物不可勝
計祿米自十二石至七十二石積之得五百石有奇
而禁中乘馬與肩輿之賜尤異數云 先皇帝末年
恒居西內比大漸公請還乾清宮已遂與于等迎請
今上于裕邸嗣登大寶 上侍席公佐一人爲錦衣
衛指揮同知世襲所以倚任公者方隆而公則以病

勞遺疾累疏乞休 上終不允未幾計開 上悼惜
久之命公名下司禮監太監滕公祥等經理喪事賜
祭墓寶鏹加祭三壇建享堂碑亭賜祠額曰旌勞夫
以公遭逢 二聖祿位並崇榮及其先澤流于後而
又以悖厚老成見稱於中外良可爲禁臣之表式矣
予幸與公同朝知公爲愔輒以滕公請爲記其事之
大者于碑

司禮監太監張公宏墓表

王家屏

張公之秉司禮也 上方操英斷斥逐權貴釐弊蠲苛拔幽振滯嘉與天下弘在宥之理熟視左右誰可綰事者命若曰咨爾宏老成端雅忠勞茂著其旦夕祗奉予一人予一人其勤用德爾無比于儉人弗恭厥辟惟爾辜益 上亦監前車而難所代其慎重如此公既受命務孳孳奉法循理潔已率屬細太之務壹軌于令典諸所謂護宸居將順德美者力爲多焉天下頌 上明聖而歸公之能事上也無何公以疾乞休無何而公溘然逝矣訃聞 上爲改容易服諭

祭九壇視故事有加賜寶鈔齋糧銀幣甚厚勅所司
給木營兆造享堂碑亭祠祀之賜額曰旌忠兩宮

聖母皇太后后妃等各賜銀幣有差並異數云公爲
人踴躍廉謹澹泊無他嗜雅嗜書公務之暇手不停
披能通諸史言尤明習法令故事引臧否切中事情
先是 肅皇帝朝公以少年穎敏簡乾清宮近侍數
歲中累遷至司設監太監僉押管事賜蟒衣又賜羅
蟒玉帶業已貴幸矣而公兢兢自持彌勤彌恪無幾
徵席寵自矜之色由此日見親近特命內府得乘騎
出入已調內官監太監扈駕幸承天已命爲乾清宮

牌子隨朝捧劍已掌銀作局印復賜金彩斗牛水已
又掌惜薪司局印當扈駕時會術輝行宮火公以身
擁駕出烈焰中其司惜薪也見奸孔百出商八滋病
歎曰嗟乎茲丘積而壑委者夫非民之膏血乎 祖
宗設司謂何而今托廢如是則亟爲禁奸塞竇首不
經之費鉅萬商稱便 肅皇帝嘉悅命乾清宮管事
賜金寶帶環各一方駸駸欲柄任之矣隆慶初舊京
守備官缺先 帝念重地非廉有才者處之不可詔
公往公趨治行至則鎮靜無擾獨時時從學士大夫
游禪塵譚古今意蕭如也 今上踐阼召入司禮監

乘筆賜坐蟒仍令內府得坐橈杓 皇太后手輯文

訓教六宮則簡公督教事尋掌內官監印五年春

皇太后將爲 上詳求淑哲正位宮闈公奉慈命歷

淮間所過秋毫無染 上以故益眷任親灑文雅端

渙四字賜之給祿米百石自是內政專倚辦公矣公

筦政卽纖悉惟謹又無不當 上指逮相擇壽宮成

上謂公典事中人久開歷多可屬以重事是以有總

督工程之命未幾公以寢疾疏歸政 上不許疏再

入乃許命月給廩三十石與隸三十人并其名下二

十八人以從雖拜命董匠日恩施優渥近代未嘗有

也於戲寵利之際自昔難之彼其遇合負權赫然甚
盛而釁取旋生傾軋齟齬豈閭閻之臣貴重則不善
哉不務修潔而挾重器多也若公可不謂善始善終
邪蓋止足之戒公之所自爲計審矣至其屏絕私門
保全善類非公正不發憤斯亦有足多者焉其以榮
名終非苟而已也公名宏字德夫別號容齋廣東新
寧人其姪姪孫以公任爲錦衣指揮使者一爲錦衣
正千戶者一爲錦衣百戶者三其生卒墓里詳具志
狀中

王振本末

王振者宣府人也初侍英宗於東宮及卽位命掌
司禮呼爲先生不名振遂擅權作威福時輔臣議開
經筵而振乃導上以武於是詔振脩諸大臣閱武
於將臺所爲漸多不法一日張太后御便殿召大
臣入見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上東立輔臣張
輔楊士奇等西下立太后顧詔上曰輔等五人
先朝所簡以貽皇帝凡有行必咨之非五人所及
成者不可行也有頃召振至俯伏太后色遽變曰
女侍皇帝起居多背律令當威令女官加刃振頸

上恐疏為振請諸大臣隨之 太后曰 皇帝年幼
豈知此輩自古誤人國家耶我能聽 帝洎諸公留
振自後却勿令干國政也自是每事必付閣中決進
止每數日必遣中侍往閣中問連日敕旨往來及施
行凡幾事有直斷自振者必召振責之由是振斂戢
不敢預機政會禡建僉事杖歿一驛丞時東西兩楊
閣老東楊以鄉官當抵命西楊以鄉故當因公互事
不決白 太后誦裁振進曰二楊並有私償命過重
因公過輕惟對品降調乃謂中道也 太后遣之振
自此摺撫內閣迨夫朝廷機務漸歸於振及 太后

廟振益專決無所忌龐川叛振違衆議決意往討王
驥阿振意發東南諸道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
巢穴而酋首思任發不可得殺無辜十餘萬人以還
驥封靖遠伯正統八年四月雷震奉天殿鴉吻詔羣
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封事言 上宜躬親機務不
可令權下移振覽之怒欲置球死適編修董璘自陳
願爲太常卿以此得罪下獄振令其黨指揮馬順毒
訊璘令璘狀已所請是球使之遂從陛前捧球下詔
獄支解其體自是羣臣悉緘口不敢復言振大臣見
振皆僂首廷臣見振無大小皆望風拜跪舉朝以父

禽稱而兵部尚書徐億工部侍郎王佑爲振宣言於
衆曰某輩以某物賫振振大喜以爲敬已某輩不爾
爾振怒行且得禍衆聞之懼於是進見振者無不重
賫振初止府部院寺大臣漸至百司無不爾又漸至
諸道方面無不爾每覲期振不問何品官能具禮者
多至千金少則百悉得達然必千金者始得一醉飽
而出門盡夜不得闔往來如蠅趨腐洪武初嘗鑄鐵
牌高三尺許識八字於其上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
振銳意專恣惡其害已一夕忽失牌所在於是大理
寺少卿薛瑄持振從于山獄振遂收瑄將殺之僅得

宋 禮 志 卷 之 一 十 七

免歸祭酒李時勉偕振往視京學議將改建惟其元
禮遂誣勉括官木入私家劫勉服國子監門巡撫于
謙忤振謙舉參政孫原自代振嗾言官劾其專擅降
謙秩少卿霸州知州張需有善政來朝詔賜旌異會
收馬者擾民需杖之收走短需於振振收需將殺之
幸得戍他若都御史周鈗御史范林並以忤振悉收
付獄所免者獨南京祭酒陳敬宗一人而已敬宗以
九年赴闕考績振慕之欲招致門下敬宗同年尉沈
往問之敬宗曰本爲人師而求謁中貴何以歸見諸
生沈因笑謂振曰陳祭酒工書公以求書爲名先以

幣彼或一來謝即振然之敬宗歸以書而辭其幣振亦不甚尤之也十三年福建叅政宋彰與中官多親舊嘗竊官銀以萬計賄振得左布政使遂驗戶斂括以償民貧者不能堪夏鄧茂七聚眾起沙尤三郡民多響應秋葉宗留起處州與茂七遙爲聲援十四年二月虜酋也先遣其下二千人來貢馬詭曰三千人激怒其詐滅所貢馬值遂失虜心十月也先大舉寇大同遼東城堡多沒羽檄日數十至振乃謀挾上親討之百官伏闕諍不得是月十七日上行大臣從諸俱叅擾失措兵五十萬人過懷來抵宣府人情

洵洵適敗書數至隨行諸臣連疏止上行振怒凡
言止者皆令赴行問充掠陣未至大同已乏食僮尸
相枕藉而處益日南引至大同俄促上北向逆之
益急迫脇勳重成國公朱勇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
佑竟日跪伏軍中獨飲天監正彭德清評曰象緯示
變不可復前設有殊虞陷乘與於草莽誰任其咎撤
怒罵曰卽有此亦天命也會赫有黑雲如緞旣而雷
雨大作營中人自爲擐散方疑惟適前軍沒於虜敗
書復至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撤謂乘輿決不可
令復進振始有南意明日有詔班師大同副總兵郭

登謂駕宜從紫荆關入振不聽自大同抵雞鳴山虜已迫勇率兵五萬禦之爲虜所遮殺殆盡兵部尚書鄭楚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豎儒安知兵事明日上至土木日未哺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以振輜重千餘輛在後須之遂駐土木傍無泉水明日欲行虜已迫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又至明日日中人馬不飲水已二日虜見我師不行僞退而稍北遣使持書通和上召曹鼐草敕遣二通事往與虜和振急令移營行不三四里虜復急進追搏我兵爭先遂大亂勢不可止虜踪陣出入探

袒相蹈藉歿者蔽野 乘輿遂北遷堡儲蓄及軍中
賴重悉爲虜所得識者謂自古北胡南侵之利未有
多於此者二十二日百官請赦詔振振所視馬順及
長隨王某毛某俱爲百官所陵歿都御史陳鎰奉令
旨赍振宅并其家振從子山寓於市族屬無少長皆
斬振宅當京城內外凡數處直堂遠開掘於寢居器
服綺麗上方不逮玉盤一十而珊瑚樹高六七尺金
銀以庫計者亦十有餘

曹吉祥傳

永平志

曹吉祥涿州長春社人也不知其始所以進出掌司
禮監王振門爲太監振秉國政正統辛酉夏主征麓
川叛宣慰思任發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以震威
徽功命定西伯蔣貴爲征夷將軍總兵兵部尚書王
驥提督軍務以吉祥監督軍務殺無辜十數萬次年
春班師還京論功陞賞以大陞者萬餘人思任發走
緬甸秋貴等復征之破緬思任發復通伴其妻子于
京師賞功陞秩復半于前振用交趾宋彰爲副建布
政使大括民賂振鄒茂七乃亂稱僞國王已巳春振

大發兵征之寧陽侯陳懋充總兵官保定伯梁瑾平
江伯陳瓊爲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
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而吉祥及太監陳燕監
軍未至閩寇敗二月函茂七首露布以聞秋 上北
狩土木而振歿 郕王卽尊位尊 上爲 太上皇
帝籍族振家及殺所親信而吉祥監懋等勦閩賊未
盡者至冬仲平而班師吉祥二征監督戎務稱都統
招權納賄大作威福收召諸蕃將麾下結以恩爲腹
心而事 景泰帝帝不豫武清侯石亨與都督張軌
張軆孫鏗衛穎右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宥貞謀

奉 上皇復位吉祥與蔣冕爲內主稱 皇太后許
之懿旨曰 天子疾大漸殆弗與天位久虛 上皇
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人心所屬頃
以奸臣擅謀闕而不聞欲迎立藩王以承大統將不
利于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上皇是月壬午四更
吉祥召蕃將從亨等暨羣從子弟家兵叩南內宮門
請 上皇升輿從東華門入奉天殿卽位亨遂言少
保于謙有反謀先迎立外藩不欲立 皇上卽日詔
達謙及內閣學士王文都督范廣太監王誠張永等
下獄命有良以本官兼翰林學士典機務明日尋進

兵部尚書兼官如故速內閣學士陳循蕭鎡等下獄
以其知識前謀故縱也論迎復奪門功進封亨忠國
公軌太平侯親文安伯鏜會寧伯穎宣城伯善興濟
伯亨姪都督彪定遠伯吉祥姪欽昭武伯祿千二百
石 上猶念謙功不忍殺有貞以不殺今日事無名
乃殺之丁亥斬謙廣并文誠承等于市循等戍邊鎡
等爲民以 皇太后詔廢 景泰帝爲郕王歸西宮
尊堯葬祭禮悉如親王封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命吏部右侍郎李賢兼翰林學
士直文淵閣典機務特寬名奪門冒功者四千餘人

吉祥兄弟子姪皆冒武官具蕃將陞大官爲將校有
貞旣居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亨等相左賢旁助
之凡用人行政稍持正左右已不能堪吉祥雖與國
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力贊上事須經內閣
意籠絡內閣附已已而吉祥至薦文武臣僚輒受金
錢引用非人上亦心知其非但以初復位恃功姑
曲從之密諭輔臣稍抑其干請內閣或不能盡如意
遂積不平亨日與吉祥出入禁中在上左右彪欽
縱恣罔奪民婦女田廬財物無算御史楊瑄劾奏亨
吉祥家人占奪狀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謂有

貞賢者御史敢言如此難得也命戶部覈之且命吏部記而將大任時吉祥在旁初甚慚懼已見上寬不問卽請罪瑄等未許時與亨爭寵利不相能也每訐其短至是亨謂之曰今在內惟公在外惟我彼陷我二人者意叵測遂相結表裏擅權勢益張旣而彗星連見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將并糾亨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以告亨亨疑有貞賢主之乃與吉祥合譖遂同牽御衣訴曰內閣專權欲除奴輩奪門時出萬死立功今爲內閣所陷且鵬乃伏誅奸臣內官永從子故結黨誣臣伏地哭不已及疏入上震

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有周斌
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 上意已主先入潛
竟收鵬瑄并諸御史下錦衣衛獄嚴拷訊究主使鉉
及錦衣衛官劾都御史耿九疇羅綺諷使爲此併執
訊之謂其阿附輔臣遂併下有貞賢獄時士大夫方
喜 上壯御史敢言以爲清明可卜不意如此莫不
驚懼是晚忽雷雹交作大風拔木走正陽門下馬牌
于郊外吉祥門老樹皆折京宅水深數尺永雹甚京
師震恐吉祥亭輒對 上言天怒有貞賢故變異如
此 上不應而獄皆從減翌日赦出降有貞賢病皆

布政司叅政九疇布政瑄鵬等俱謫戍鐵嶺衛斌及
盛頤等降知縣既而召賢還遂轉吏部左侍郎內閣
學士薛瑄見曹石日橫遂引疾去命通政司左叅議
兼侍講呂原贊善兼修撰岳正并直文淵閣有投匭
名書指斥朝政假養病治事中李秉彝名罪狀吉祥
獨不及亨吉祥怒啓 上逮秉彝拷訊至死不承緝
捕匿名者甚急有貞雖降去曹石慮其復起也必欲
殺之因譴有貞怨望使所親馬士權爲此而滅其迹
上追捕有貞于塗汝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拷訊瀕
死士權不言會赦釋有貞編金齒爲民除伯亨等勦

上出榜募能告捕匿名毀謗者官三品 上令內閣
撰榜格原正見 上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究
責法司豈有天子自榜購募者堯設建善之旌立誹
謗之木秦始皇杜諫乃下誹謗妖言令竟不聞過亡
國 陛下新復寶祚正當法堯舜監秦轍縱欲窮治
其事緩則人情息忽事自露急則危懼愈韜晦不如
勿究吉祥在旁請究其力 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
刑部尚書軒輅以曹石忒橫侵官稱疾乞致仕賜金
帛綵幣遣之初正入直閣 上嘗召問卿何以輔朕
正對曰今內臣武臣權重 上領之正退告欽彪令

謝兵歸第不然 上將有疑心欽彪走告吉祥吉祥
請 上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 上召正責漏言正
對曰固也臣觀二家必以背叛滅卽今無可按而誅
臣欲全 上保全之恩故今早自爲計耳 上不悅
會七月六日承天門災命正草罪已詔歷陳奸邪蒙
蔽詞極切直草草大怒坐飛語正草詔出時時對人
言此非 上意我欲諷改過耳賈直誦君父大不敬
不數日內批請正欽州同知先是鵬瑄未至鐵嶺道
遇赦還或謂宜請曹石謝庶免後鵬瑄不從復請
戍南丹衛而賢復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文淵

間辦事吉祥亨大恨顧 上意屬賢不得已匿怨接
殷勤得同召對輒喜獨召賢卽不喜疑賢或短毀之
止旣降道邈過家以母老留閱月兵部尚書陳汝言
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且復希二人意嗾邏
者以私事中之逮錦衣衛獄拷掠備至謫戍肅州鎮
夷所而科道交章劾汝言怙勢亂公臧賄狼藉下獄
歿籍其家財物于大內下 上召大臣入視且曰景
泰間任于謙久籍沒無餘物汝言未期何賂多若是
時 上怒色變吉祥等皆俛首自是漸悟謙寬而惡
曹石矣初謙等歿久 皇太后乃知之爲 上備言

謙臣多難功及迎立外藩之誣 上始疑久之每詰
吉祥等迎立外藩故皆對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言
耳 上深銜之有貞乃有金齒行而曹石自此不免
矣一日又與賢言內臣蔣冕雖效勞其實讒亂小人
朕初復位卽于 太后前言 皇后無子當易朕卽
斥之方止及立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
妃乃止一日命選宮人旣選乃曰 太后不必知朕
曰不可冕復于 太后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
后方知其離間賢對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
者 陛下絕之最是 上留心政務凡章奏親決難

者召賢議且厭曾石于預嘗于便殿屏人語賢曰爲
之奈何對曰惟在獨斷可以絕之 上曰非不自斷
如某事某事皆不從之從之則悅不則怫於辭色對
曰理果不可行且從容諭之大抵君權不可下移果
能自覺彼勢自消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人必少矣
上以爲然三年春石彪有罪棄市冬亨以謀叛伏誅
上從容與賢言及迎駕奪門功賢對曰 陛下復辟
天命有在羣臣貪天功爲己力而以奪門封然迎駕
則可內府門可奪乎奪則非順矣何以示後世哉當
時有要臣者不敢與 上咳問故對曰使先期謀泄

廊王必問羣小何足惜置 陛下何地 上曰彼時
果何以自解乎賢對曰廊王晏駕羣臣表請 陛下
復辟此名正言順何用奪門爲哉雖欲陞賞以誰爲
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降黜致干天象乎
而羣小計無所施何由招權納賄忠良不至擠排太
平不由此而盛哉今爲此輩十壞八九則彼時羣小
不過爲富貴圖耳豈實忠 陛下而爲社稷計 上
竦然曰然會亨敗 上大悟自汝言夙以左都御史
馬昂代之昂由舉人附吉祥薦進遂亦薦欽管大營
禁兵四年二月有司奏亨等冒報陞官者宜究 上

召賢曰此或恐驚動人心乎對曰朝廷許自首免罪而人心安矣 上從之四千餘人盡從改正而吉祥蕃將俱峻秩庇之如故賣官鬻獄贖貨無厭 上積聞凶橫狀稍裁抑之吉祥益憤而起異圖欽凶暴殺人事覺爲御史所劾 上原之下詔戒諭勳舊之黨欽益懼與吉祥謀曰亨功與我同亨誅我安得不反會昂鏗期初二日陛辭出師西征欽約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鏘弟都指揮鉉早朝殺昂等奪其兵擁入大內推其黨黠爲謀主吉祥誘禁兵爲內援蕃將都督伯顏也先等各以蕃兵從夜漏二鼓都指揮完者禿

亮指揮馬亮知之走告鏜鏜披衣起急草奏詣長安
左門呼關人曰與爾奏疾造 上前告急變稽遲軍
法且斬又走右門如之恭順伯吳瑾亦知而告變
上令疊石塞諸禁門召侍直中官急縛吉祥欽等不
知也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 上出密帖
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問鏜云何鏜報誓殺此賊
上喜手勅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四鼓賊兵合番漢
五百騎直抵禁城欽分布其黨各禁門自同鉉鑄鐸
率番將至東長安門不啓疑之遂引兵詣錦衣衛指
揮遼杲第適杲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遇素

厚及得任錦衣嘗緝欽過惡稍禁戢之欽最切齒故
先殺之時百官待漏多至賢到朝邸聞甲馬馳聚聲
謂征陝師出也及人門聞呼執錦衣衛指揮焦壽郭
英等又呼尋李學士賢方恐未省何事卽出至門見
披甲持刀者數人砍傷賢首又擊其背適欽至不忍
殺執賢手曰無恐叱持刀者退謂賢曰我父子兄弟
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逮杲譖毀反欲相害擲杲頭示
賢曰誠爲此人激變非得已也賢曰此人信生事怨
恨者多矣旣除之可卽請命欽切爲我草疏進卽令
人拘賢至吏部朝邸且執尚書王翱賢就翱所索紙

草疏同翔自門隙入之欽欲殺賢萬祺以寸術為吏部郎中在旁欽問之祺曰公勿負國家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耶公當勿忘欽俛首鐸曰萬君言是也欽令持刀者同賢尋昂而翔等解之上俄又勅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及天明欽上馬呼眾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馳馬尋賢翔等復解之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不得入乃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縱火焚東西皇城門適大雨火滅上勅鏜賊犯關急爾鏜等努力急殺賊倉卒召兵未集而四出皆賊黨時百官多亡匿

惟工部尚書趙榮獨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壯士皆來
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
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百人而從會昌侯孫繼宗及
鏜兵集來圍賊賢期乃得免而左都御史寇深來會
及吳瑾俱爲鐸枝廣寧侯劉安爲漸傷鏜領兵先登
及子輔輒力戰諸將郝督同知劉聚都指揮僉事趙
勝寬河衛指揮王信等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殿大戰
于東華門外欽退屯東安門鏜以衆接戰自辰至午
敗鏜斬之欽中流矢創甚還住東大市街相拒至酉
大雨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官軍環結不動自相枕

藉鎗斬先潰者徇師督戰益急以神臂弓追射鉉斬
之軌追賊至東市大戰奮刀入陣斫欽兩臂傷賊并
刀圍軌攢鎗向之鎗急調砲與諸營兵夾攻之欽懼
領百餘騎還攻朝陽門出奔不克諸軍進薄大破其
衆鐸爲亂兵所殺走入其家官軍圍之欽赴背并死
引出斬首所誅殺男女甚衆伯顏也先繼城下亡矣
追獲之賢傷在吏部聞首惡既誅恐脇從者衆復疏
入請下令宣諭脇從者罔治以安反側捷入 上出
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也先等御史獄而嚮之磔欽
屍棄鐸市籍其家以賞將士旌死節贈吳瑾梁國公

謚忠壯深少保謚莊愍論功繼宗加太保劉榮加太
子少傅昂翔賢并加太子太保鏜進封侯聚陞右都
督勝陞都督同知完者禿禿爲都督信以僉事爲使
餘將士陞賞有差流罪黨于嶺南京師有賀三老者
欽妻父也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爲求一
官力辭不可及欽敗凡姻親誅竄殆盡董興以曹姻
獲封海寧伯流于廣西革世封三老獲免昂雖曹黨
至是以有功掩其薦欽罪賜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深
旣被害賢薦南京刑部尚書蕭維禎 上曰此人曾
通情于吉祥而力薦之非端士也乃以大理寺卿李

賔爲右都御史而昂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時
謂昂有福相雖附吉祥獲免云賢上言曹賊就擒此
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停罷與民休息
自鵬瑄以言獲譴權奸遂肆無忌相繼反逆聖帝明
王惓惓求言惟恐不聞其失然奸邪之臣惡其攻已
必欲塞言路以肆其非由是宗嗣覆絕陷于大僂而
不悟矣 上曰此吉祥石亨張軌楊善輩實爲之今
宜列于詔咸使聞知言路始開 上聞祺勸欽免賢
事擢爲太常寺卿與賢論人才及趙榮賢曰此人如
曹賊反時文職皆畏避况兵非已任誰肯當先惟榮

獨呼于市而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心此事人豈能及乎哉 上曰是忠臣也初正統末也先奉乘輿入寇京師時虜情叵測人心洶洶榮時爲中書舍人獨請往迎學士高穀壯其志解所束金帶贈之至是又滅曹賊二事凜然一時鮮儼曹石敗 上思岳正言放回原籍爲民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既見吉祥敗稍收斂近又放縱朕每戒之曰卽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誅極無遺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今日得志却又忘之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

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卿豈知之賢稱 聖德
憲宗卽位復正修撰鵬瑄御史等官時內臣用事勢
甚張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淵王徽率同官言
往者內臣如王振曹吉祥事敗雖欲全之不可得也
近有無恥大臣結交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有翁父
之稱因而鬻獄賣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管軍
管匠置立田宅其家人義兒發原籍當役仍嚴交結
之禁凡大小政事悉斷自宸衷惟與館閣大臣計議
則天下覩清明之政而官豎亦享悠久之福矣 上
嘉納之未幾以論內官牛玉事下獄謫州判或咎賢

不申救賢曰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劍之禍諸君獨不知之乎亡何以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原籍沒吉祥地撥爲宮中莊田其地額十頃十三畝吉祥占軍地共爲三十五頃皇莊之立始此而在深州地畝皆籍沒于州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迎駕非冒功者今一切褫職非法意上念其久役特復之而以奪門陞者紛訴不已賢言于上自曹石輩此舉後人以得富貴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上從之革奪門功太平文安興濟畢奪與世指揮銜食祿奉朝請竟以滅曹賊功大嗣

侯穎亦捕番賊功不除及設西廠太監汪直命錦衣衛百戶韋瑛執使安南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于廠獄閣臣商輅等言 陛下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汪直轉寄耳目于羣小如韋瑛等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遼杲生事有以激之可謂明鑒御史王和等又論之未幾革西廠弘治元年給事中賀欽陳遵祖謂以處內官引吉祥等爲監嘉靖初兵部尚書李承勛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及錦衣衛官校旗勇內府詭匠而騷駭四衛詭冒依附者諸如旗手等衛制可內臣言衛禁軍諫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

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
再議承勛直言往歲事正以兵權歸閣人致亂彰義
門之職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卽太監曹吉祥也

上從其議後言官言內官則輒引之矣 京山高岱

論曰甚哉吉祥欽之愚也黨與不十數輩而衆不滿
千人而上恬下熙朝無可乘之隙欲以此際謀爲逆
世豈有能濟者哉王師捕誅如狐豚腐鼠耳雖然亦
幸其謀之泄也假令門啓欽輩得入事倉卒起殿陛
間吉祥又爲之內應雖天祚 皇明諸兇必就誅殄
而于國體不大有墮損哉其得蚤發預圖而不大聲

色梟殲羣逆者謂非天眷不可也乃吳瑾之發姦
鐘之討賊其功皆大可紀者

汪直傳

當成化十三年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
汪直年少狠黠命選錦衣衛官校百餘人別置廠於
靈濟宮旁號西廠分命諸校廣刺陰事諸司政無大
小雖瑣至俚諺悉採以聞福建都指揮楊舉陵死一
男子首遺刑部錦衣衛兩廡會往按畢走京師匿其
姊之夫中書董璵家求解璵以托錦衣衛百戶韋瑛
瑛方希諫直得刺事乃走白直畢挾黃白數千兩來
賄諸司且欲招亡命入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校掩
捕畢瑛并獲一帖列擬賄諸司姓名閩老商賈若三

法司若司禮監皆與焉明日直入奏索所挾黃白畢
璵不勝榜掠謬款寄某家猝未及以來榜掠如畢璵
俱歿厥獄中直既恣復虐甚大獄屢起內外洶洶輅
乃疏直八罪 上覽之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便繫國
家安危命侍閣懷恩傳旨詰責輅等會兵部尚書項
忠偕九卿復疏直璵等罪 上怒始罷西廠是爲三
月初直在西廠士大夫無與交好者惟都御史王鉞
日往候之一日項忠遇直於道旣去始覺追謝之直
不爲禮直以銜忠忠覺先疏攻直直泣言於上曰此
非出忠意乃司禮黃賜陳祖與奴隙嫉忠使爲也遂

出賜廬於南京四月 上復命直掌西廠直既入廠
卽收忠下獄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切直不能屈
遂削秩免歸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王
鉞爲介因問鉞見直當跪否鉞曰焉得跪人六卿哉
鉞先入旻陰伺之見直跪卽叩頭出旻等繼入旻先
跪諸貳隨之直大悅旻出鉞尤旻旻曰非吾倡之也
吾自見人跪直來吾特效之耳遼東巡撫陳鉞在鎮
多不職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每抑之
遂交惡會直來巡遼邊鉞懼得罪乃除道戎服遠迎
直既至賄其左右每謁必叩頭趨走若徒屬及文升

則與直抗禮奴視直左右鉞遂乘間毀文升先是文升禁諸鐵器不得出邊邊然女直建州亦往往寇諸邊直還遂上言文升過諸農器不與諸虜故虜數寇邊有詔收文升下獄尋戍川中鉞既傾文升因說直乘時立殊功固上寵已亦因得倖進直因上言虜酋伏當加將合三衛入寇請出師討之下兵部議尚書余子俊以爲不可直不聽竟入告上上遣撫寧侯朱永統鎮兵進鉞提督軍務專生殺往討建州值建州虜六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掩殺之直遂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直殺其老弱焚廬舍而

運邊餉積十數年最號盈滿至是費一空十六年
春論建州功加直祿米三千石仍監督十二團營時
安南累歲侵占城遣使人奏請討安南直因獻取安
南策職方郎中諫沮之子俊復執不可事乃寢直復
被命巡大同邊與王鉞帥師至威寧海原虜營至發
兵襲之擄男女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還以大捷聞
論功鉞封威寧伯祿千石直從子銓進秩都督喜進
秩錦衣衛指揮直既以厭熾虐人殘狼痛毒既乃屢
冒邊勲圖蒙未已御史徐鏞等憂之乃會疏論直欺
罔弄權大肆羅織自京內外但知有西廠不知有朝

廷人人寒心而直復結怨東夷挑釁北方軍民屠害
邊境雖然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沒家產以爲奸臣
之戒 上納之命三法司會官叅擬遂逐直并其黨
嚴斥殆盡而其黨韋瑛者光以項忠疏戊宣府復以
誣人妖言事覺斬於都市先是巡撫陝西都御史秦
弦以按治秦王府旗校秦王疏弦凌侮 上怒逮弦
索其家匣中止黃絹一疋布衣數件而已詔釋弦且
賜鈔萬錠旌其廉改鎮撫河南迨至河南時直已張
甚他巡撫率屈禮見直獨弦與直抗不爲禮直亦以
上驗其賢故事之弦乃密疏直與役喻制登探所屬

直歸也 上上問河南治何如直乃獨稱弦賢 上
出弦疏示之直叩頭謝稱弦賢不置蓋善類忤直而
得免者惟弦一人耳

南京御馬監太監汪直

王直成化十九年八月降奉御除威寧伯王越名安
置安陸州革南京工部尚書戴縉錦衣衛帶俸指揮
呈授職俱原籍爲民工部右侍郎張願致仕初立西
廠以大臣言而罷縉爲御史上章極稱汪直可用復
用之越爲都御史授爲錦衣衛千戶理刑內外交結
朋比爲姦未幾縉陞都御史授陞指揮仍於錦衣衛

緝事時巡撫遼東都御史陳越誣執夷人入貢者以爲犯邊諸夷忿將亂詔兵部右侍郎馬文昇往撫之直復請自往視至遼東鉞諂事直命其子父事之因進讒譖於直文升及牟俸皆得禍旣而鉞捏報遼東有警直請同撫寧侯朱永出兵至遼不見虜因殺無辜掘死人髑髏以報捷師還直加祿米永封保國公鉞陞尚書被巡按御史強珍發其事遂逮珍謫戍未幾西北邊有警直遂與越出大同因伺虜近邊任牧者夜襲其營斬獲其老幼婦女以歸頓爲巡撫都御史領府庫以媚之皆以功報直又加祿米越封伯爵

願亦陞侍郎諸家子侄奴僕隨征者如毛倫汪鈺俱陞都督王春周彞蕭聚王宏陳世弼汪憲等各陞指揮千百戶等官時直勢熾熏灼內外稍忤之者輒禍及之自倖等後如尚書項忠御史陳斌黃本皆其誣構者及虜數犯邊以報仇爲詞 上已出越直守邊

漸示疎斥尋復調直居南京遣太監李榮趨其行至是科道乃交劾其八罪一孤負 聖恩忍心欺罔二

妄報功次濫陞官職三侵盜錢糧傾竭府庫四排斥良善引用姦邪五擅作威福驚疑人心六招納無藉同惡相濟七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八輕挑強虜擅開

邊彙命官會議請俱逮治詔曰直等結黨亂政欺罔
弄權開啓邊彙排擯正直引用姦邪本當置之重典
姑從輕發落乃降黜直等仍追奪越誥券編發倫鈺
春世弼爲民齊聚宏湖廣邊衛充軍時俸已故命文
升珍忠復職致仕斌本冠帶閑住惟陳鉞已致仕并
永憲不問云越字世昌直隸濟縣人景泰辛未進士
初授御史擢山東按察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
會虜自河套累入延綏寇掠朝廷命將征討越
嘗參贊軍務以崖窰川開荒川栢油川之捷三轉至
左都御史尋以虜酋西寇乘虛率輕騎自榆林出塞

晝夜疾馳三百八十里直抵紅鹽池襲其老營虜悉
奔潰斬首三百五十餘級獲其駝馬雜畜器械無算
焚其廬帳而還自是虜遠遁越以功加太子少保陞
俸一級命總督三邊後徙居固原心甚快快乃移疾
乞還京尋涖院事又命提督十二營操練與汪直選
軍每以河套劫營功大賞不酬勞訟愬不已奏請所
司覆奏陞賞之詔以越首謀成功特陞兵部尚書仍
加俸一級餘職如故已而進太子太保見朱永徵功
遼東陞國公亦欲覲得封爵乃因延綏小警喉直請
出師而已提督軍務僥倖威寧之提封威寧伯仍兼

左都御史涖院事又與永直等帥師往大同以岳石崖之捷進太子太傅歲加祿米四百石掌前軍都督府事爲五軍營總兵時成化十七年春也是年直漸見疎至秋命越出宣府擊虜乞班師不許明年遂命留鎮大同以清水營之捷加祿米五十石又命移鎮延綏至是竟爲言者所論與直俱敗 上遣錦衣衛指揮陳璽齎勅往諭之越聞喪魄幾欲自盡及聞勅有從輕之言始變色諸子以功蔭報捷得官者皆除名 今上臨御得放還自便越聰慧過人見事明敏書一讀卽了其義其於文藝不學而能用兵能料敵

但喜夸詐急功利比之臣人不復顧惜其爲臺長於
大臣有不悅者陰嗾臺官擊去之惟與保國公朱永
大學士劉珝極相厚終皆反目威寧之後虜忿恨報
復不已得中國人肆其慘毒大爲邊害者數年皆越
所致也初越廷試時疾風捲其試卷颺空而去所司
以聞命便以卷與之至是一敗塗地人皆謂先兆云
鉞字廷威直隸獻縣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兵科給事
遷左給事中陞光祿寺少卿不徇近幸求取大革姦
弊名聲甚著陞山東左布政使阻巡撫牟倖庇其已
故鄉里劉僉事贈賄之私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太監汪直欲訶察其事於遼鉞懼詣事直用兵得
遷左都御史未幾召入爲戶部尚書改兵部尚書直
稍失龍都督馬儀奏鉞陰事乃命致仕後爲東廠官
校發其贓及收降虜子女逮至京坐黜爲民鉞爲人
機警有才辯遇事敢爲然倖戾險狡旣得志益恣肆
士大夫有不合者輒中傷之內結直外結大臣之寵
任者爲腹心相與朋比濟余子俊以攘其位竄馬文
升牟倖以濺其忿御史強珍王崇之皆以言鉞得罪
其在遼東激變外夷侵尅邊儲惡不可一二數其黜
也軍民聞之莫不痛快云縉字子容廣東南海縣人

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滿九載需選千吏部時當道
用人非有攀附不得進縉恐外遷欲求一京秩不可
得乃與錦衣千戶吳綬謀欲起直倚以爲姦且疏言
直行事公當不可罷先以示直乃進於是復立西廠
直大柄用因德之諷吏部陞縉京職意在都憲吏部
佯若不知擬陞尚寶少卿 上從之七閏月卽以內
批陞右僉都御史未踰年陞右副都御史未及再期
又陞右都御史尋以直寵衰出爲南京工部尚書僅
五月而直敗革職爲民縉自劾不謹細行然性最警
見事捷敏臨機應變遇事敢爲其爲御史巡按浙西

鉏犖豪強扶植善弱聲稱藉然其在都臺不過與王
越輩朋比爲奸以奉承汪直而已外貌响响恭遜而
其中殊不可測蓋柔奸也直之復用以禍士大夫而
毒痛生靈縉爲孽魁云願字養正直隸江都縣人由
戎籍領山西鄉貢天順庚辰進士改庶吉士除翰林
院檢討秩滿陞修撰擢僉都御史奉勅巡撫宣府汪
直帥師出征延綏道經宣府大同願卑諂阿附甚得
直意回卽用爲工部侍郎尋被劾致仕願願身勁氣
才本可用但急於功名始終以附勢驟進此所以不
能保其士節云綏湖廣江夏縣人貴州總兵都督經

之弟成化初以湖廣總兵卒震薦其有文武才授錦
衣衛所鎮撫從都御史白圭征貴州充前鋒陞副千
戶授形貌寢陋性傾險變說多端能以術御人諂事
汪直爲其心腹得陞指揮僉事理刑鎮撫司緝紳士
夫初多與之交其後亦有被其禍者既得志招權納
賂贓溢不貲直覺其姦乃奏詞南京錦衣衛仍舊職
雖已失勢而人猶畏其復來直敗乃除名授初爲李
震所薦其後卒傾震至是敗露天下快之

梁方

梁方不詳其出當 憲宗朝專用淫巧以盡上志購
奇玩進方術指爲搜錄異書濫與官爵或已官者輒
加顯秩不問何人至有一日得太常卿者名曰傳奉
官多至千餘人僧繼曉者始以貪淫欺妄蠱惑楚府
事竟走匿京師資緣於方方引曉入禁中鼓其術禁
中稱爲法王發內帑銀數十萬建大鎮國永昌寺西
華門外使曉居之於是陝西巡撫鄭時刑部員外郎
林俊相繼 上疏論曉與方時爲方所譖被謫

劉瑾傳

劉瑾陝西人也 武廟初卽位瑾與馬永成谷大用
張永魏彬羅謹兵聚張興等八人以 青宮舊侍日
導 上畋獵肉抵爲樂漸棄萬機戶部尚書韓文憂
之率九卿諸大臣 上言請誅瑾等大學士劉健復
上疏持之於是 上遣掌司禮者八人詰閣下議將
薄瑾等責一日而往返三健等復持不可明日有旨
召文等詣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傳 上意
曰諸先生言是第奴輩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
少寬之 上自處耳於是瑾等益窘自乞安置南京

而閣議猶持不可司禮監中王岳者剛直人也惡其
儕所爲乃與其屬范亨徐智等言於 上謂文等言
忠謙且衆議不可奪 上不得已從之會夜擬詰且
收瑾等瑾等覺趨至 上前伏地痛哭訴岳等交通
外臣欲害已輩 上意動瑾因進曰狗馬之樂何損
萬機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以司禮監無人耳有則
惟 上所欲人不敢言矣 上怒是夜立命瑾掌司
禮收岳等充南京淨軍尋殺之先是瑾嘗言內閣盛
權賄及文臣凌樂武勳至形於侈侈 上素然之及
是夫留大臣惟視瑾所向背瑾由是益肆立威狎衆

無復顧忌給事中劉蒞以論瑾呂紳以乞留瑾所惡
輔臣劉健謝遷南科給事中戴銑以論瑾御史薄彥
徵以乞留健與遷主事王守仁以救銑與彥徵尚書
韓文以論瑾給事中徐昂以乞留文欽天監監候楊
源以天變疏侵瑾源杖三十戍陝肅州死於道守仁
杖五十謫貴州龍場驛丞昂編民餘並下獄或免或
斥都御史艾璞劉孟尚寶卿崔濟給事中安奎御史
張或郎中李夢陽主事張偉俱以忤瑾孟枷胆吏部
門奎或濟偉祥枷胆東西長安門濟偉祥仍戍夢陽
璞下獄夢陽免璞編民海南自舊制司禮掌章奏然

凡所擬旨必從閣臣自瑾職司禮送閣中既後悉自擬於瑾私家百官咨稟填初其門諸科若道若部諸司必跪以謁一日都察院出囚牒內書瑾傳奉四字者每牒而是瑾大怒罵院中人院長率其屬跪謝過瑾愈數之諸道不敢仰視勾當外事官無問大小陞辭已必辭瑾還朝朝已亦必復之瑾詔旨出納閣中爲虛惟瑾自疏題則稍以付閣中然必極所稱許以求媚悅成化間嘗遣閹鎮守諸省或置或輟至是業已復諸閹遂請預刑政其體統一視巡撫瑾從之諸閹遂悉簡市井惡少年爲爪牙同察羅網破人家如

碎卵事一入鎮守卽監臨大吏不敢問海內魚爛矣
瑾旣虐甚怨瑾者無所發一日早朝有一紙飄丹墀
間上命拾以進則告瑾空名書也瑾疑後列羣臣
所爲於是悉出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道上
時天暑甚至日中有死者曳以去其不死者悉下錦
衣獄三年諸道來朝瑾索布政使人銀二萬兩知無
豫囊也乃令貸於京師富人歸則括諸民以償其貧
括諸類是者無算郡邑騷然而瑾於諸邊送銀若商
人報納之例又悉請停止於是諸邊北於內郡邑空
乏尤甚瑾憂之問計於客客曰國初屯田修備故諸

邊足自給今否者以屯田爲豪右所侵也瑾由是遣御史詣各邊括屯田括寧夏者承風旨溢出屯田數百頃令租稅視其溢數不行則嚴刑以迫之將校妻妾有不免於刑者人心憤怨於是指揮何錦等遂挾安化王寘鐠乘間起寧夏殺鎮巡守臣僞鑄印章以誅瑾爲名 上遣涇陽伯陳英內監張永都御史楊一清往討之寧夏游擊將軍仇鉞襲執鐠父子餘黨遂平瑾旣素與永有隙永欲傾之無會及寧夏變由瑾所激寧夏旣平乃與一清謀共誅瑾永獻俘畢與所善閩張雄張忠乘間言於 上曰瑾流毒海內自

知天怒人怨頃者重以寧夏之變心怏怏益不自安
與其黨陰謀不軌有日宜乘其未發擒之 上猶豫
永復進曰少遲我輩且整粉矣 陛下安之乎 上
意乃決卽夜遣牌子頭召瑾永復勸 上親往瑾宅
畔觀變瑾方熟寢牌子頭入傳 上命問曰 上安
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別
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明日猝赴錦衣衛獄坐
謀反凌遲處死到三日始罷諸怨家爭啖其肉家屬
無少長悉誅計所籍金以錠計爲萬者二十四爲兩
者復五萬七千八百銀以元寶計者五百萬以兩計

者復一萬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寶石以升計者二十
甲金者二又胄與甲並金八爪龍者三十盪鼓金者
銀者五百印玉者一琴玉者一帶玉者四千一百六
十蟒衣者四百七十袞龍者四牌以牙爲櫃者二牌
名穿宮爲百者五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識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
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爲觀望本至先問
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探瑾意爲之有事體
大者令堂後官至河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肆使
人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肆其惡也

震澤長語

逆瑾竊權之日恣意更張以逞貪暴張祿時任吏部尚書聞物論洶洶恐從此生變思惟收致人望庶可借重以鎮服一時於是南陽王懋學泉州蔡介夫俱以致仕提學副使起任兩京祭酒此正如蔡京之起龜山也介夫未及聞命而卒於家懋學至京正色立朝其蒞事一比於法羣小不敢挾勢侵太學事未幾以外艱歸是行也實天有以全之當時若久在位瑾必不能堪矣其初得請時嘗寄予書曰功名之念從此消除天若假之年但當修身以見於世耳予答書

曰欲閑之志在已雖決只恐一日好事者出將公作
公道又將如之何此亦當時謾言不謂後來果中也